



河北方言词汇编  
上册

李行健 主编

燕赵文化研究会  
燕山大学出版社

## 出版者的话

《河北方言词汇编》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李行健先生主编的一部大型河北方言工具书。

李行健，1935年生，四川遂宁人，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专业，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日本国立一桥大学教授、语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家语委委员；现任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语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名誉会长、中国辞书学顾问等。长期从事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主持研制《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等，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等。

李行健先生于1958年开始调查河北方言，最初从调查昌黎方言开始试点，然后在河北省范围内开展，三百多名同志参与了调查。一年多后，书稿整理完毕，送交河北人民出版社。然而，历经“文革”时的书稿丢失、“文革”后的补查整理复原稿，1995年《河北方言词汇编》方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并且于2012年重印。这是全国唯一一次全省范围的方言词汇大调查，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方言资料，是河北省方言研究成果的典范之作和标志性成果，功莫大焉。

此次收入《燕赵文库》，考虑到这是再版书，原版是几十年前的事，尽管书中涉及的一些地名及行政区划目前已经发生了变化，为最大限度地保留本书的历史信息，《燕赵文库》收录这部著作时除了主要改正原有括注的流行地区地名讹误及少量错字外，大体保持其内容原貌，不作更改。

燕山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 序 言\*

一九五八年，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成立，我兼任副所长，分管语言研究方面的工作。当时为了贯彻以本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针，曾进行了河北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工作。

过去的方言调查，多只注重语音，一九五六年开始的河北方言普查工作也是如此。但是，为了更好地推广普通话和进行汉语规范化，必须对河北方言词汇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因为推广普通话不只是语音问题，词汇问题也是不能不注意的。而北方话又是现代汉语共同语词汇规范化的基础，河北方言词汇又是这个基础的核心，所以开展对河北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河北省语文研究所成立时，搞语言研究的同志很少。这项工作，主要由李行健同志担任。当时河北省有一百五十多个县，每个县作为一个调查点，工作量也是巨大的。一九五九年，得到河北省教育厅和各专区文教局大力支持，在每个县聘请两名当地的中学语文教师做兼职调查员，由行健同志分别深入各专区给兼职调查员以短期训练，并发给统一的调查表格，进行一些实际调查，然后按统一制订的工作步骤和方法分别开展调查工作。工作进行中，行健同志又多次到各调查点巡回检查，帮助工作，发现并解决调查工作中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或倾向性的问题，及时通报各兼职调查员，以保证调查工作顺利进行。

当各地调查材料陆续上来时，语文研究所先后调来几位同志帮助核对整理调查材料，分门别类过录卡片，并由行健同志主持，于一九六〇年八月，编出了《河北

---

\* 本文是朱星先生为《河北方言词汇编》在《天津师院学报》选载时写的“前言”。他原设想本书正式出版时写一长篇前言，说明《汇编》成书的艰辛过程、调查河北方言词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以及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等。但天不假年，先生未及见到本书正式出版已于1982年逝世。今天把它作为本书序言，聊表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方言词汇编》(初稿)十三册(打印本)。

为使调查材料更准确和尽可能地丰富,他们又将“汇编”初稿发给各调查员进行复查和补充。一九六一年,经过复查补充的调查材料陆续寄回,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又先后邀请部分兼职调查员和河北大学、河北北京师院中文系十余位师生来研究所参加资料整理和编辑工作。前后历时半年多,于一九六二年编出了六十万字的《河北方言词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原拟出版,但不久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据说原稿已不知去向,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李行健同志在保留的部分残稿的基础上,经过几年来的重新补充整理,在天津师院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拟在《天津师院学报》上选载。我相信,它是会受到语言研究工作者和其他读者欢迎的。

这次发表的调查成果,编者认为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定稿,是想借发表的机会进一步求得订正和补充。希望它有助于全国方言词汇的调查,有助于整个语言学和其他有关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时,也应向所有支持或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致谢!

朱 星

(原载《天津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 编辑凡例

## 一、目的

河北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的核心部分，调查研究河北方言词汇，对汉语词汇的规范和推广普通话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分支，词汇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调查研究方言词汇对汉语史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以及对社会学和民俗学等的研究都可以提供许多极为有用的资料。同时，系统地调查整理一个省的方言词汇，也是一件带有探索性的工作，对今后大规模地全面开展方言词汇调查研究有促进和借鉴的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有关部门才于 1958 年组织人力多次全面开展河北方言词汇调查工作，历时三十年，经过两次大的复查修订才编成今天这个《河北方言词汇编》（以下简称《汇编》）。

## 二、收词范围

本《汇编》主要汇集河北常用方言词，如把“月亮”叫“老母”，“吃晚饭”叫作“喝汤”，“蝲蛄儿”说成“叫鱼子”，“螳螂”说成“吃猴虫”，等等。如果同普通话只有语音差别，在词汇上并无分歧的词，则不属本编收词范围，即使如“棉花”叫“年花”，“蜘蛛”叫“蛛蛛”等，也不收列。

《汇编》收方言词三万多条，包括生产活动、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词。这些词来源于当时河北省以县为单位建立的一百四十九个调查点（原调查了一



百五十三个点，其中有四个县设立了两个调查点，整理时已加以归并）以及后来两次复查所补充的方言材料。由于大多是二十年前调查的结果，有的方言词可能已发生了某些变化，有的甚至已不常用了。为了供研究参考，当时还有意识地保存了一些已很少用，甚至停止使用的词。此外，《汇编》还收有少量的词组，因为普通话中一个词的意义，方言中有时用一个词组来表达。

方言词汇丰富多样并且不断发展变化，《汇编》所收的词汇是很有限的，就是在所收的这些常用词中，遗漏也是难免的。

### 三、编排顺序

1. 《汇编》以普通话词为词目（如果普通话中找不出适当的词，就用一个词组），方言词分条列后。词目加黑鱼尾号，方言词用黑体字排。

2. 词目按意义分成二十七类：

- |                |                  |
|----------------|------------------|
| 一 天文           | 二 时令             |
| 三 地理           | 四 树木、花草、瓜果       |
| 五 蔬菜           | 六 虫鱼、鸟兽          |
| 七 房屋、器具        | 八 亲属             |
| 九 身体           | 十 商业             |
| 十一 农事（附农产品）    | 十二 文化、教育         |
| 十三 人品          | 十四 交际            |
| 十五 日常生活（附日用杂品） | 十六 衣着            |
| 十七 疾病、医疗       | 十八 饮食            |
| 十九 婚丧          | 二十 讼事            |
| 二十一 游戏         | 二十二 迷信           |
| 二十三 动作         | 二十四 方位词          |
| 二十五 普通名词       | 二十六 代词、形容词、动词、介词 |
| 二十七 数量词        | （附名词、代词词缀）       |

词目的归类有时不一定恰当，因为有的词可以从不同角度归入不同的类，即出现归属两可的情况。有几个大类下还设有附类。

3. 方言词条，尽量把地方色彩浓的排前头，并且密切注意它们在构词和意义



上的关联。如“太阳”条下，“日头老爷”和“日头爸爸”就排在“日头”后面。

4. 一条方言词有几种意义的，分别情况处理。在同一地点有几个意义的，在该词下分别列义项，以①②③……标注。在不同方言点而意义不同的，如“山药”可指土豆（张家口），又可指红薯（石家庄）或薯蕷（廊坊），则分列不同的词目下。

5. 每条方言词后用圆括号注明流行地区。地名一律用简称（见附录中的简称对照表）。圆括号中第一个字是地区名，后面的字是县名。如“（唐：乐、昌）”，就表示这条方言词是从唐山地区的乐亭和昌黎两县调查来的。

为了节省篇幅，凡是全省每个地区的县差不多都说的，就不一一标注地名，只注“全省通行”。凡是全省每个地区只有大部分县说的，就标注“全省大部分地区通行”。否则就一律注出流行的地名。地名按“简称对照表”的顺序先后排列。

由于行政区划经常变化，本《汇编》仍按1958年调查开始时的区划标注地名。在当时设调查点的县建制至今变化不大，但在地区的归属方面却出入很大。1958年时，河北省只有七个地区，天津市当时属河北省，也归入天津地区。后来天津市又改成直辖市，河北省又恢复邢台、衡水、沧州三个专区。前几年又逐步撤消专区，设立市管县的建制，同时又增设了一些市。总之，方言调查点地名的标注，无法同行政区划的分合变化同步进行，只好按调查时的区划标注地名。这也是有意尊重一点儿历史事实。为了读者查阅对照方便，我们附了一张河北方言词汇调查点的地图，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弄清上述各种纠缠不清的行政区划变化的问题。

#### 四、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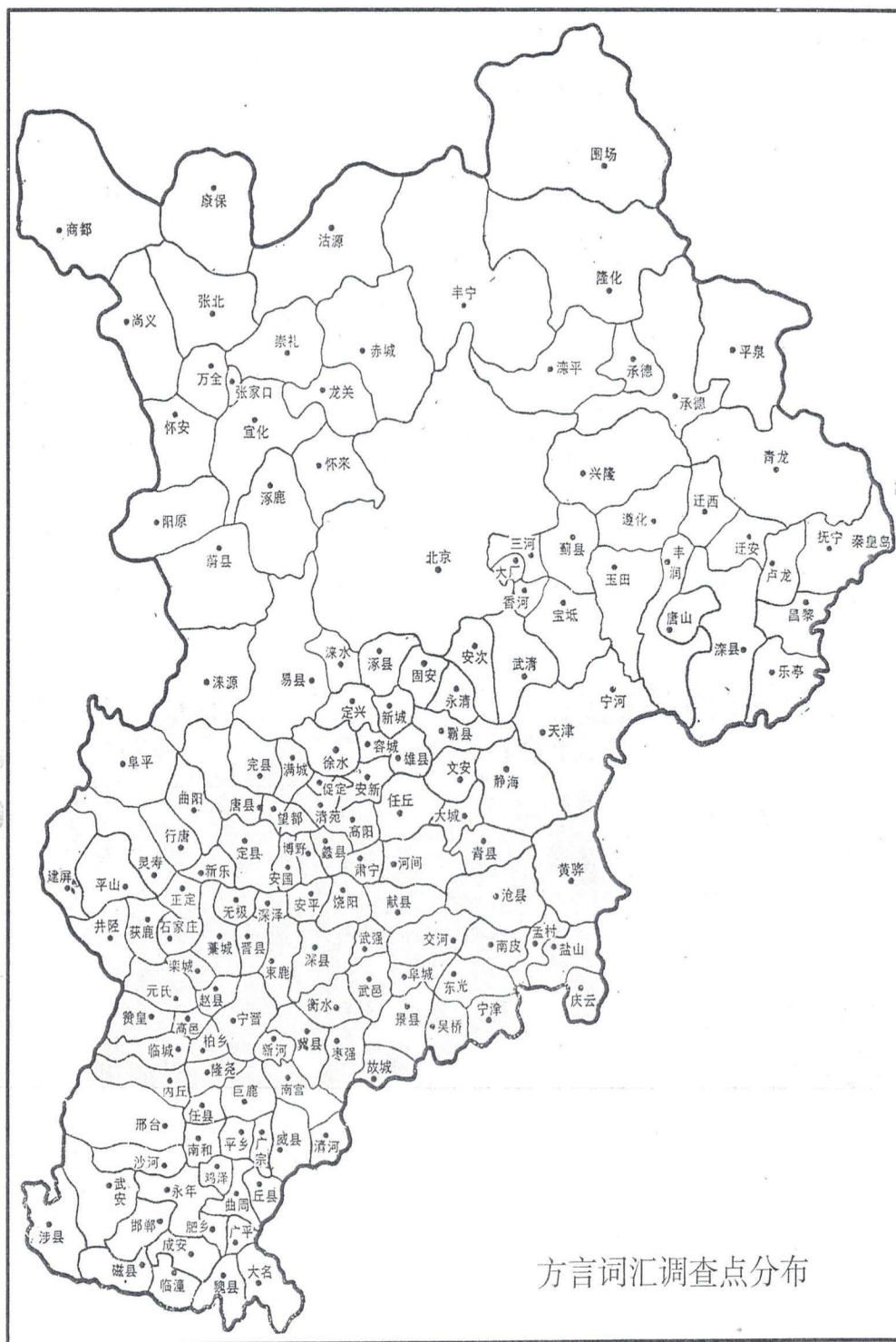
1. 普通话词目意义不十分明确或固定的，加注说明，后面也按这种说明收列方言词。这样便于普通话词同方言词，方言词和方言词之间进行对照比较。如“筐子”条下，注上“筐子比篮子大，一般没有提梁，多用绳系”。

2. 词目是多义词，就分列条目，每条后加注指明它的含义，便于方言词与之对应。如“一更”就分列两条，分别注明指“更名”和指“一更的时间”。

3. 方言词同普通话词，甲方言词同乙方言词之间，意义往往很难完全等同，凡是在基本意义相同的情况下，还有其他意义方面差异的一般都分别加注说明。

4. 方言词的词形同普通话相同，但意义不同的，加注说明。如“往年”条下





(本图为 1958 年资料)



的方言词“每年”，注明它既有同普通话不同的“往年”这种意义，又有与普通话相同的“年年”这种意义。

5. 只能在一定场合使用的方言词，加注说明。如“太阳”条下的“日头爸爸”，注明“上年岁的人用”，“无名指”条下的“太阳”“四兄弟”注明“儿歌中用”。

6. 带有特殊色彩的方言词，也加注说明。如褒贬色彩、迷信色彩（管“孕妇”叫“四眼子”）、戏谑色彩（管“络腮胡子”叫“栽绒脸儿”）、陈旧色彩（管“儿媳妇”叫“×姑娘”），分别注明“褒义”、“贬义”、“迷信”、“戏谑”、“陈旧”色彩等。但其色彩一见便知的，不再注明。如“日蚀”条下的“狗吃日头”不注“迷信色彩”。

7. 由于特殊原因形成的方言词，适当加注说明，便于读者理解。如“小碗”条下的“饭碗”，注明当地吃饭习惯用小碗，所以“饭碗”成了小碗的别名。“聋子”条下的“龙王爷”，注明利用“聋”“龙”谐音。

8. 方言中常留存下来一些古词语，这些词在从前是普通语词，现在民族共同语已不使用，成了方言词，如“天气”叫“天道”、“太阳”叫“日头”、“正月”叫“端月”等。这些词对训诂学和词汇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对它们有时也作必要的注释。

9. 各种性质的注释，必要时均举例说明，便于读者了解。



## 五、字形和注音

1. 记录方言词，一般采用方言中通行的汉字，不专门考求本字。

2. 有音无字的，尽量用同音字，没有同音字的用拼音。

3. 不同写法的方言词，只要有根据证明它们是同一条词的，就尽可能加以归并。如“天文”类“雪珠儿”条下“雪糝”的“糝”，方言中有作“申、森、身、生、糝”的，按照各自的方音情况，都可以折合成《广韵·臻韵》中的“所臻切”，也就是“糝（粃）”，意义也正好是“粉滓”，即小粒儿的东西。因此，我们将它们一概归并成“糝”。

凡是因方言中语流音变形成不同读音和写法的方言词，也归并成未变化前的通行的方言词。如“天文”类中“猛雨”条下，有的地方作“箭杆子雨”，有的地方作“降杆子雨”，显然“降”是“箭”因语流音变的同化作用[n]尾变成[ŋ]尾造成的。我们就把“降杆子雨”并入“箭杆子雨”。

4. 河北省不仅各个地区方音不同，就是县与县之间语音也有许多差别。汇编这样

大的全省方言词，不可能把每条词的方音一一注出，但对一些特殊的方音，则根据需要适当加注。如“蔓菁”条下的“小菜”注读轻声（不读轻声在一地就是指咸菜），“淋雨”条下的“挨雨濯”，注明“濯”声母读 [t] 等。有音无适当字的个别方言词也注出方音。有些生僻的字，则酌情注上普通话的读音，以方便读者。

## 六、附录

### 1. 注释略语和符号说明

- (老) 表示一般只限于上年岁的人用。  
 (青) 表示一般只限于年轻人用。  
 (小) 表示小孩或与小孩说话时用。  
 (新) 表示解放后新产生的说法。  
 (旧) 表示现在一般已不用。  
 (文) 表示一般只书面语或知识分子用。  
 (古) 表示古汉语词。  
 (迷) 表示迷信色彩。  
 (褒) 表示带有褒义。  
 (贬) 表示带有贬义。

此外，词条上有时用圆括号括住其中一部分，如果括住的是词后部的“子”或“儿”，则表示他们可有可无；如果括住的是其他部分，则是为了让读者理解该条词的意义而附加上的东西。如“饮食”类“腱子”条，前有“(牛)”字，就是让读者明白指牛的腱子。

### 2. 调查点地名的原称和简称对照表

#### (一) 天津地区

天——天津市	饶——饶阳	黄——黄骅
沧——沧州	故——故城	东——东光
献——献县	任——任丘	大——大城
桥——吴桥	安——安次	武——武清
霸——霸县	青——青县	交——交河
孟——孟村	阜——阜城	固——固安
强——武强	肃——肃宁	静——静海

庆——庆云

津——宁津

宁——宁河

## (二) 唐山地区

丰——丰润

抚——抚宁

昌——昌黎

西——迁西

大——大厂

秦——秦皇岛

## (三) 承德地区

平——平泉

围——围场

滦——滦平

## (四) 张家口地区

张——张北

宣——宣化

阳——阳原

商——商都

尚——尚义

口——张家口

## (五) 保定地区

博——博野

唐——唐县

阳——曲阳

阜——阜平

定——定县

水——涞水

新——新城

完——完县

文——文安

河——河间

景——景县

遵——遵化

三——三河

迁——迁安

乐——乐亭

玉——玉田

丰——丰宁

隆——隆化

兴——兴隆

赤——赤城

沙——沙城

沽——沽原

崇——崇礼

鹿——涿鹿

易——易县

高——高阳

雄——雄县

涑——涑源

容——容城

满——满城

兴——定兴

国——安国

山——盐山

永——永清

南——南皮

宝——宝坻

卢——卢龙

滦——滦县

山——唐山

薊——薊县

青——青龙

承——承德

康——康保

万——万全

龙——龙关

怀——怀安

蔚——蔚县

望——望都

清——清苑

蠡——蠡县

徐——徐水

保——保定

安——安新

涿——涿县



(六) 石家庄地区

衡——衡水

栾——栾城

建——建屏

高——高邑

获——获鹿

新——新乐

赞——赞皇

井——井陘

枣——枣强

藁——藁城

宁——宁晋

武——武邑

冀——冀县

平——平山

石——石家庄

正——正定

晋——晋县

束——束鹿

赵——赵县

灵——灵寿

无——无极

泽——深泽

行——行唐

元——元氏

深——深县

安——安平

河——新河

(七) 邯郸地区

广——广平

内——内丘

鹿——巨鹿

邯——邯郸市

沙——沙河

威——威县

丘——丘县

成——成安

临——临城

南——南宫

魏——魏县

大——大名

永——永年

鸡——鸡泽

清——清河

宗——广宗

涉——涉县

和——南和

肥——肥乡

武——武安

邯——邯郸县

台——邢台

乡——平乡

柏——柏乡

尧——隆尧

任——任县

周——曲周

磁——磁县

漳——临漳



# 前 言

## ——调查研究河北方言词汇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的人口最多，分布的地域最广的语言。它的方言情况复杂，历史悠久，文献材料也非常丰富，因此，汉语方言为研究语言的发展规律，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方言的发展变化等提供了许多难得的条件。但是，随着新中国建设的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的推广，汉语方言也正处于急剧的变化和消失中，因此，研究汉语方言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同时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如不及时加以调查和研究，许多语言现象就可能永远消失，给汉语研究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

河北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的核心。不言而喻，调查研究河北方言词汇，对于研究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对汉语规范化（特别是词汇规范）和推广普通话等当前重要的语文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词汇研究在中国有古老优良的传统，《尔雅》等辞书的编纂表明中国在一千多年前词汇的研究就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扬雄的《方言》出世，不仅标志着我国调查研究方言词语的重大成就，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方言词语的专著。在漫长的一千多年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训诂学曾经非常兴旺发达，为了解释经书和读懂一般古籍，各个时期的学者对词语的搜集和训释也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但这些工作毕竟同现代的词汇学和语义学有所不同。

现在不仅需要用新的科学的方法对汉语的词汇进行研究，同时也需要对汉语的方言词汇，特别是北方话的方言词汇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方言词语对发展词汇学和语义学有很大的价值，许多词汇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现象就存在于方言词语的发展变化中，而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正是当前中国语言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语言



研究所已故所长、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早在 40 年代就指出，“对于现代方言的研究已往二十多年太偏重语音一方面了”。他建议今后“特别得着重词汇的搜集和研究”（《语言与文化》102 页）。几十年过去了，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至今这一现象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却是必须指出的：一般语言学家凭印象认为汉语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误认为词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我们从北京到天津去，听到天津人说某人“干活崴泥，说话离奚，背后念三音”，语音都能懂，但由于对“崴泥”“离奚”“念三音”这些方言词语不懂，就根本不知道这句话是指某人干活不积极，说话吊儿郎当（不严肃），背后说怪话（发牢骚）的意思。显然，就是在北方话内部不注意方言词汇的差异，相互也是无法自由进行思想交流的。据有同志抽样统计，北方话同南方闽、粤、吴等诸方言词汇方面的差异，大约在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之间。他们用的方法是把同一个民间故事，用不同方言区的话记录下来，然后把把这些不同的词进行分类统计（见《语文研究》1982 年第 2 期，139 页）。由于抽样材料太少，因此，这个结论不很准确，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就有力地说明了汉语方言间在词汇上的差异还是很可观的。至于北方话词汇内部，更常常被一些语言学者过分强调它的一致性而忽视了它的差异性。在调查研究河北方言词汇之前，我们很难相信河北方言词汇内部有这么大的差异，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就这一点说，河北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还是一项带有开创性的工作。

调查研究河北方言词汇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我们下面主要从汉语规范化工作、语言学研究、词汇的训释（训诂学）和风俗民情等有关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方面谈一些意见。

## 一 在汉语规范工作中的重大意义

**1.0** 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要使民族共同语健康地发展，尽快地推广和普及，以适应当前国家“四化”建设的需要，就必须对民族共同语不断进行规范工作。这就需要建立科学的规范（标准），还要认真地去推广这种规范，以便尽可能达到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以适应当代信息化社会交际的需要。

**1.1** 在语言规范工作中，规范的对象主要应该是词汇。民族共同语的集中表



现形式是文学语言（不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是指经过加工锤炼的民族共同语），而文学语言的主要形式又是书面语，因此，语言的规范工作必然要以书面语言作为主要对象（参看《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11—13页）。显然，对书面语言的规范，语音问题不是主要矛盾，语法方面的分歧和差异也很小，分歧最大、最易出现混乱的还在词汇方面。词汇的规范应该是语言规范工作的重点。

1.2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词汇规范工作是语言规范工作中的难点所在。从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标准上看，语音标准十分明确具体——北京语音，主要是对北京语音的普及推广问题，即使北京语音内部有一些异读词的分歧现象，那也只是个别局部的问题，无关语音规范的大局，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对语法的规范，标准也相当明确，即“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方言的差异很难进入。普通话语法内部的一些分歧（如“贵宾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有无语法错误的问题，“难免不犯错误”和“难免要犯错误”两种同义表达形式何者正确的问题），虽然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但毕竟这种问题极少，一时解决不了并不影响整个语法规范工作。词汇规范工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1.2.1 由于词汇发展变化快，本身系统性不强，经常处于一种开放性的流动状态下，对词汇的规范就远不能制定出一个像语音那样十分明确的简明标准，所以只能划出一个较为笼统的“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范围。这个标准本身就是不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完全科学的。“基础”本身就是一个伸缩性很强的概念，也就是说，普通话的词汇大量是北方话中的（为基础），但也要排除一部分北方话中的土语，还要吸收一部分非北方话的词语。自然，给词汇规范定出这样的标准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因为从系统性上看，词汇比语音、语法松散得多，方言土语在互相影响和渗透方面，比语音、语法就容易得多，普遍得多。这就注定了词汇的规范只能以一个地区方言为基础，而不可能像语音那样以一个地点方言为标准。同时，就在一个地区通行的方言词语，还有普遍性大小的不同，以及它们同基础方言外的其他方言词的关系等问题，这就使得我们在建立词汇规范的标准时，也不可能完全以某一地区的词汇为标准，而必须对每个词分别情况具体处理。这是由于词汇本身的特点在规范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对于这样一个开放性的不稳定的标准，有时会弄得人无所适从，以致出现混乱现象。比如哪些北方话中的词属于普通话的基础部分应该保留，哪些词是属于应该排除在普通话之外的方言土语，哪些词应该从其他方言或古语中吸收进来作为普通话的词汇部分？这些都是不好一



下说清楚的，然而它们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的获得，有赖于对北方话词汇特别是河北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北方话，也即普通话的词汇的规范标准，或者叫做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内部也是存在不少分歧的。比如“太阳”这个常用词，仅在河北地区，就有“日头（过去认为这是吴方言中的词，实是一种误解）、日头爷、日头爷爷、日头爷儿、日头帝、阳婆、阳婆爷、太阳帝、爷爷、火神爷、前天爷、老爷、佛爷、老佛爷、日光爷”等十几种叫名。这就大大增加了规范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作为词汇规范的标准，必须要求自身是明确的，没有分歧的。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弄清北方话的情况，并且对作为民族共同语基础的北方话词汇进行研究和整理，划出哪些是合乎规范的，清除不能进入共同语的方言土语词，只有经过这样工作后的北方话才能真正成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即词汇规范工作的原则标准。

1.2.2 词汇规范工作的难度大，还在于词汇比起语音和语法来，它差不多处在经常发展变化之中，它对社会的反映最敏感。为了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它要不断创造新词去反映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思想；它还需要不断淘汰旧词或旧义以保持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职能。自然，它也需要不断用新起的意义或用法，或色彩或词语间的搭配方式去丰富语言的表达手段，以满足社会交际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就会不断出现分歧和混乱，就使得词汇规范工作任务更艰巨。规范的标准要不断随客观情况的发展而修订和补充，就更需要对词汇持久地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

1.3 任何一种民族共同语，都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共同语发展过程中，必然一方面要吸收基础方言以外的词语来丰富自己（如方言词、古语词、外来词），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排除基础方言内的土语和吸收方言词、古语词、外来词以及新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合规范的成分。只有这样，民族共同语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地成长。排斥什么，吸收什么，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实质上也就是对方言词、古语词、外来词、新词等的规范问题。以同北方话词汇有关的方言词的规范来说，就至少有这么三种情况：

自行车——脚踏车——单车

月亮——月光——月光帝

老鼠——耗子

第一组是北方话的词和其他方言中词并存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可以认为北方话中普遍通行的“自行车”是合乎规范的，是普通话中的词，“脚踏车”和“单车”是吴方言和粤方言中的词（西南方言也说“脚踏车”）。第二组都是北方话中的词，规范起来也比较好办，可以把流行范围广，书面语中通用的“月亮”作为规范的词，而“月光”“月光帝”等看作北方话中的方言土语。第三组例句就比较复杂，“老鼠”是北方话中的词，“耗子”流行于其他方言，但也存在于大部分北方话内，更麻烦的是它们现在都通行于普通话的书面语中，如《北京晚报》1985年7月30日头版一条新闻，前面说：“任何想结婚的村民都要杀十只老鼠”，后面又说“如果鼠患不加以控制，当地五百公顷的禾田，明年将受四十亿只耗子侵害”。“老鼠”和“耗子”完全是通用等同的。又如中央电视台1985年9月1日播出的产品广告中，一会儿说“散热片”，一会儿又说“暖气片”。“散热片”和“暖气片”似乎也完全一样。如果对类似这样情况的词语进行规范，情况就会复杂得多。但不管何种情况，要想规范工作顺利进行，吸收和排斥都合乎语言的实际，能够有力地促进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丰富，就必须从调查研究它的基础方言入手，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科学而明确的规范标准，才能有力地开展规范工作。显然，基础方言中有的，首先从基础方言中吸收，如“自行车”和“脚踏车”，就其最初通行的范围说，后者不一定比前者小，但由于前者是基础方言中的词，在规范中就有一种自然的优势。同时也表明，受到排斥的，首先是基础方言以外的方言词。就基础方言内部分歧说，北京、河北、天津方言词是基础方言的核心部分，吸收和排斥，也需要首先从核心中考虑。如“月亮”和“月光”，“馒头”和“馍”，“聊天”和“唠嗑”，“地”和“地板”，都是北方话中的词，但前者是基础方言核心中通行的词，它们就容易被吸收到共同语中去，而非基础方言核心中的词，就容易被排斥。究其原因，河北、天津围绕着北京这个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基础方言中的其他方言无法与之相比；河北、天津方言同普通话语音最接近，吸收河北、天津方言词在语音上同普通话没有太大矛盾。这些事实无不说明，对任何一个方言词的吸收和排斥，都涉及基础方言，特别是它的核心的方言词汇的情况。

**1.4** 语言的规范工作还有普及推广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力推广普通话，就是把民族共同语的标准在全国普及推广，这对于汉语规范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50年代初开始，政府一直把它作为语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加以提倡和推行。这就需要办各种推广普通话的学习班，编写各方言区学普通话的手册。除了语音问

